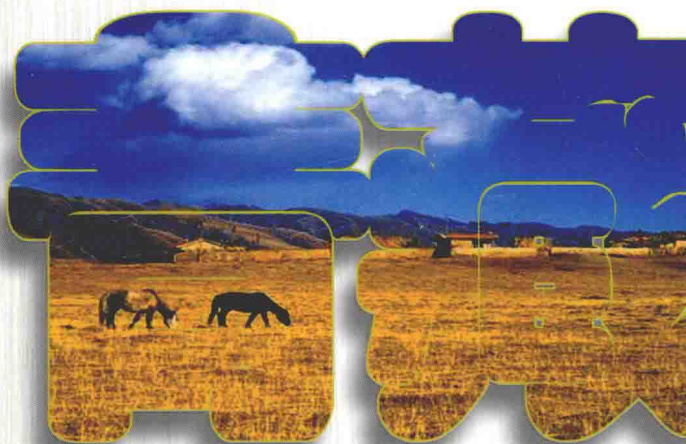


大美中国

看藏戏
等待荒芜
生命在玉树
塔克逊的春天
西藏，我来了
拉萨是个什么词
纸上想家的时代
望见东山顶上的月亮
梅里雪山的雪 三毛与西藏
风过可可西里 旋转的布达拉



骏马秋风

凌仕江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 美 中 国

骏马



凌仕江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骏马秋风 / 凌仕江著. — 昆明 :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4. 4

(大美中国)

ISBN 978-7-5367-6083-7

I. ①骏… II. ①凌…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799 号

书名 骏马秋风

作者 凌仕江著

策划 高力青 赵和平

主编 柳 岸

责任编辑 李福春 杨浩林

责任校对 马 波

装帧设计 吴楚人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南京汇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 / 16

印 张 16

字 数 229 千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定 价 32.8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6083-7 / I · 1158

本书若有印装错误,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美丽中国！中国美丽！

这种美只能是一种大美，一种大气、大化、大写之美：既有杏花春雨的优美，又有骏马西风的壮美；既有肃穆山岳的静美，又有奔腾江河的流美；既有高楼广宇的华美，又有边村野寨的淳美；既有椰林蕉风的自然美，又有秦关汉月的人文美；既有古色古香的经典美，又有日新月异的时尚美；既有乡风民俗的人情美，又有大餐小吃的风味美……不同美的形态，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又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地域：江南、西北、塞外、中原、湖湘、岭南、青藏、川渝、皖赣、齐鲁……大体上便组成了中国的文化地域版图。

深入中国的文化地域版图，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或许是我们许多人都有的愿望，因为中国文化的这条大河虽然宽阔而绵长，但它毕竟是由一条条支流汇集而成的；唯有深入这些支流，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来龙，当然也更能把握其去脉，以及其特质、品位和优势，以至懂得如何珍惜，如何利用，如何发展。

因为是深入支流，自然面临的或许是更小的支流，甚至是一条条文化的毛细血管，所以我们选择以散文的语体来叙写——唯有散文的语体，可以或记叙，或描写，或议论，或抒情，使作者自由书写、多方地揭示；唯有散文语体，最平实，最亲切，最生动，最自然，使读者可读、可感、可思、可叹；唯有散文语体最能与实地印证，与实物比读，与实景对照，使读者“读万卷书”后，方便“行万里路”。

本丛书的十位作家,都是生活在各文化地域中的一流实力散文家,老、中、青三代,各书都是他们有关本地域文化散文的精品力作。全书采用图文并茂的版式,精编精印,以期为读者提供一套精品文化读物。

我们期望你通过本书的阅读,能更加了解“中国的美丽”,进而更加热爱“美丽的中国”;

我们期望你读完放下本书后,能走出书斋,就此踏上人生“行万里路”的征程,去追寻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期望再次回到现实的你,能为自己的人生书写出更丰富、更美丽的篇章,也为“美丽中国”增添上新的美丽。

柳 岸

2014年3月20日

目 录



风貌风情 之美

流水带不去经幡的褪色,牛皮船载不完寺院的寂静,我们同时带着海子在小木桥上等待;我不曾想掩饰什么,却总是在掩饰着什么,当我想掩饰什么的时候,却又恍然觉得有些多余……

问路者·····	002
西藏,我来了·····	010
藏地在上·····	016
朝圣大地·····	019
圣地之花·····	024
雪山起舞·····	029
青藏的阳光·····	033
生命在玉树·····	036
纸上想家的时代·····	039



风俗风味 之美

推远了秋岸,缝合神祇的骆驼刺,海浪如苍茫之间的一支鹰笛,吹散两个光鲜的经文,摇着经筒破碎的阳光。我们就这样一路走来,拣不尽的光与影呵,雪外天的童话故事……

藏餐的另一种吃法·····	050
拜水节·····	052

一杯酥油茶的温度·····	055
白牦牛也有故事·····	057
不死鸟·····	060
比灵芝更灵的是少女·····	063
吹鹰笛的人·····	065
塔克逊的春天·····	068
救命的糌粑·····	071
尼泊尔的微笑·····	073
像高原一样·····	075



风景风物 之美

燃不尽山的微恙,石之方顶,旧土血脉般伸张,牧羊群的人把格桑梅朵收藏。最后一抹彩云神速来过,那睡去的酒杯,沉寂了季节的吟诵,厚雪铺盖最后一缕聒噪,鱼与神鹰萃拔作响·····

宗山记·····	078
拉萨是个什么词·····	084
王的庙·····	088
喜马拉雅的星星·····	092
玛吉阿米·····	094
哈达的故乡·····	098
风过可可西里·····	101
夕阳落在拉萨河上·····	103
旋转的布达拉·····	107
转不完的八廓街·····	112
罗布林卡的鱼·····	115
梅里雪山的雪·····	118



风月风雅 之美

阳光打在地上,马嘴里咀嚼新鲜的村庄,南归雁群的鸣叫,落在篱笆桩上,扎年琴的弦,把七彩的音符放在毡靴旁。没有风月的雪夜里,我迷恋那只孤独的鹰,在哨所的喇叭花上幻想远方……

在别处等你·····	122
将军在高天回望·····	125
在高原·····	130
书之命运·····	134
谁的宫殿不寂寞·····	140
绿萝花·····	143
不可居无竹·····	146
原来你也在拉萨·····	153
静静的午荷·····	155
你好少年·····	158
我不知百合是否悲伤·····	160
三毛与西藏·····	164



风云风烟 之美

岁月遮盖了太多面纱,历史在风烟里不曾俱净,庙堂之高,亦或江湖之远,在等待荒芜的季节里,雪与月亮的交相辉映,演绎着前世今生的遗憾。除了背对,我还能以怎样的方式……

遥远的生活·····	170
等待荒芜·····	172
绝版的尼木·····	175

伟人也有遗憾·····	179
奶粉一样的雪·····	181
背对父亲·····	186
关于飞的叙述·····	190
望见东山顶上的月亮·····	195



风致风韵 之美

湛蓝涂满天空，藏刀划开圣地的秘密，以一头驴的姿态回望，暗恋是一出唱不完的戏。河流在暗夜里倾听我的心事，远行，停留，谁也能将我带走，可我最终什么也带不走……

天路历程·····	210
看藏戏·····	230
回报天空·····	238
赛马节见藏刀·····	241
人为什么不如驴·····	245
地坛旧事·····	248

风貌风情之



流水带不去经幡的褪色，
牛皮船载不完寺院的寂静，
我们同时带着海子在小木桥上等待；
我不曾想掩饰什么，
却总是在掩饰着什么，
当我想掩饰什么的时候，
却又恍然觉得有些多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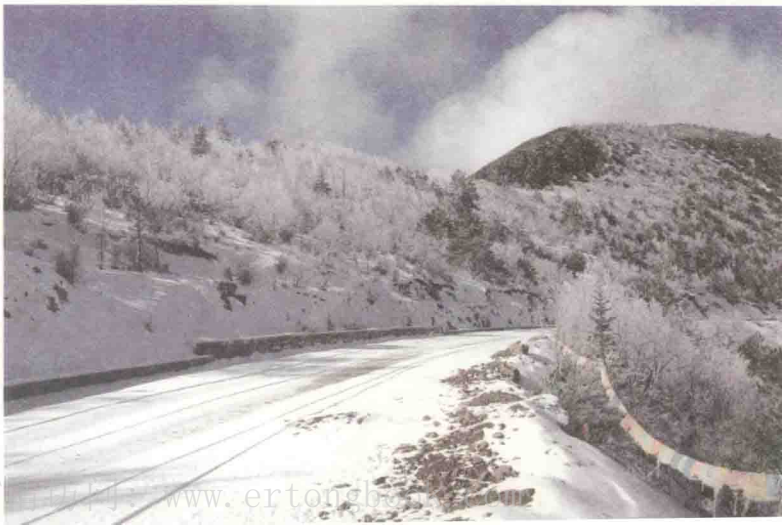
问路者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话折射的现实语境,曾让手持粉笔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长颇感得意,以为找到了抽打脑筋转不过弯的孩子的有力鞭子。于是那个貌似犯了错误的孩子就会沉默地低下头,他究竟想了些什么?

当时懵懂的我生活在蜀南丘陵,对此话不以为然。

像蚯蚓一样弯曲的丘陵,风能吹到的地方就有路。但我不知那样的路能否将风延伸?累了的时候,我就躺在风里,目及之处总能够闻到路上飘来的气息。至于这些路究竟能让人走多远?路上从古至今踏过多少不平凡的人?山里的长者不得而知。他们根本不会像我一样打听或思考诸如此类无关个人痛痒的小事情。朝月更替,年年重叠,岁月青了又黄,父辈们挑着季节的担子踩出纵横交错的路,看上去比丝绸更美。几乎每户家庭都有一条属于自家的彩之路,下雨天路面升起青苔仿若邻里乡亲锅里清水煮白菜。那些路,一头连着村庄,一头连着庄稼。到了收获季节,站在高冈上听风眺望,满眼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路。

路上挂满了白萝卜与红苕藤,就连桑树枝也披挂上了婴儿的尿布,那是人丁兴旺的旗帜。走在路上的劳



动者,从不抬头望一眼天空,更没欣赏风景的习惯。他们像蜗牛,背着重重的粮食爬坡上坎;一点一点地爬,沿着横七竖八蜿蜒蜒的路爬,喘着厚厚的粗气,直到田野在布谷鸟的歌声里空缺,这时家便成了缤纷的粮仓。

十万只蜷伏在树梢的蝉声如同喷呐庆典丰收。

秋天的蝉声如同季节的挽歌。我在风里听来的只有年少的寂寞,但不悲伤,村庄的喜悦与我无关。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一个人如何才能找到一条路,走出村庄,走出这片宛如杪楞谷的隐秘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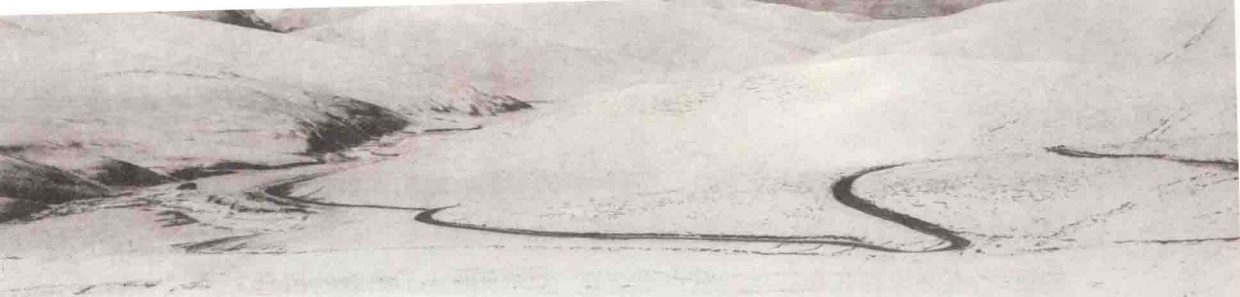
在来来往往的人眼里,还有一条路是被村人的眼睛盯亮的,那是一条滋生希望的路,它随父老乡亲的脚步翻山过岭一直通向以两块石头命名的双石镇。隔三岔五的逢场天,村人们的买卖交易、荤素生活几乎通过双石镇才能得以实现。归来时,三三两两的村人总能用背篓或口袋装回一些捕风捉影或缺斤少两的消息——哪个谁谁谁天不见亮就被一个蒙面人杀了,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哟;谁家如花似玉的青头姑娘跟着街上毛线铺子里的老男人好上了;哪村哪户王麻子家刚刚卖了老母鸡的钱被一个穿红衣服的女扒手统统摸走了,他说下次逮着她不宰掉她的“三只手”就让双石的人不要叫他王麻子了;还有骑摩托的小伙子喊了一车的人来把一个开公交的老几打得满地乱滚,血流了一条长长的街,不知出了啥事……

我伫立在麦田与竹林之间,假装闻麦香。

那些走近又走远的赶场人,一定没太在意小小的我。他们传递的消息常常被我惊恐万状地带到山坡坡上去,当一个人也没出现的时候,我赶紧借狂风将它们吹得逃之夭夭。我想双石镇是不是天天都有流血事件?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镇呢?我爬上桑树,双脚交叉紧紧地靠住树枝,任凭阳光照进我的破衣裳。我想看得更远,但我最终与双石镇无缘,闭上眼,就连梦中它也未能出现。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双石镇曾经或未来的格局。因为在我记忆里,它一直处于遥远的状态。我拒绝像其他小孩跟着大人撵路去双石,那时我就连买泡筒吃的一枚五分钱的硬币也拿不出来。

我更喜欢独自走在这条属于安静的路上,看那些赶场人从镇上归来时的表情,听他们讲惊心动魄的见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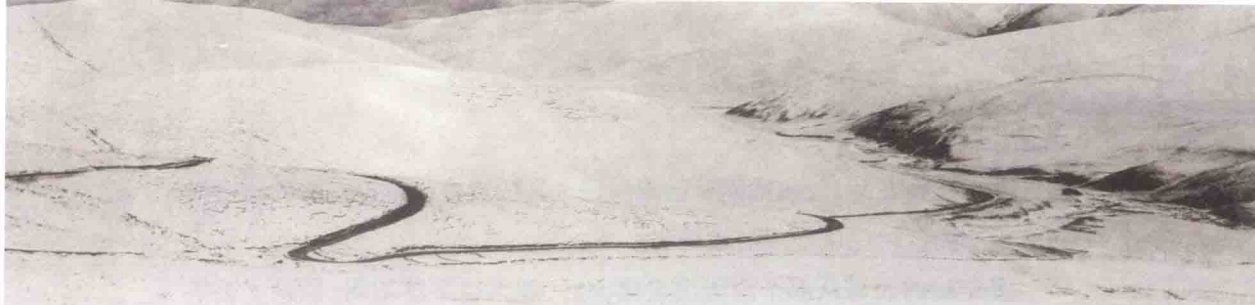
正午的路铺满了阳光,氛围宛如油画里的恬静。我们的学堂就在大风随时光顾的山坡坡上。我不怎么喜欢那些风,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没有翅膀的人。老师说只有蒲公英才有翅膀。除了风,路上的露,我也不喜欢。因为露常常不顾情面,打湿我唯一的帆布胶鞋,让我的脚趾在课堂上冷得生疼。路的两边,耸立着一行行排山倒海的红苕堆堆,恰似一个个孩子的小坟茔,上面趴满了青油油的红苕藤,藤里夹杂着肥肥的泥鳅蒜和迎风招展的狗尾巴花。而坟茔前正在开花的玉米就像孩子们摇曳的墓碑。遇到勤快的庄稼人,坟茔上朴素的草儿都将在一场雨水的背后惨遭锄奸。从此堆堆上裸露的沙粒在阳光下不再含羞。含羞的只是沙粒中的蚯蚓,它们跟随那些不幸的草儿连根拔起。它们昼夜寻找回归的路,趁庄稼人毫无防备之时,它们想尽早钻进红苕的心里去享受幸福。



除了路,知道蚯蚓鬼把戏的人并不多。我也只是偶尔路过,停下来看着蚯蚓的脸,在雨中想想蚯蚓的处境罢了。

它们有时比没有带伞的过路人更可怜!

这条路的伴侣除了我,还有躲藏在竹林里的小花猫与大公鸡。有时它俩在竹林里忽然随风而舞,随一股热风钻到路面上来。大公鸡望着从树叶缝隙里遗漏下来的太阳光,昂起脖子,尖叫一声。其实它俩是在偷听水边读书郎讲蒲公英的故事。当背着书包的读书郎走远之后,它俩开始交头接耳。一只画眉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小花猫闻到风吹草动便嗖嗖地跑到了树梢上。大公鸡却在水边低头审视小花猫倒在水中的影子。它俩之间相互张望,相互猜忌,相互欣赏,却又相互不买账,距离美得真可以叫若即若离。当一个挑着柴火的劳动者脚步声重重地走过,它俩彼此摆了摆头,一唱一和,声音高低不平,经过风的洗涤与传诵,便有了自然的多声部效果。那分明是一首绝版的乡村情歌,比蒲公英的故事更温暖,比牧童的笛声更清寂,比一粒种子的梦想更生动,比一座村庄的历史细节更遥远……



大公鸡把摇晃的身子唱得潇潇洒洒,把小小的脸庞唱得大红大紫;小花猫在高空清脆的声音敌不过大公鸡在地面上的引吭高歌,它绝望地哀怨几声后,一气之下呼儿嘿哟从树梢上纵身落到地面,翻了几个滚儿,然后学着大公鸡的模样大摇大摆走过荷叶铺出的田埂,它俩谁也不搭理谁,各自分道扬镳找要好的伙伴去。

风数着泥土里新生的绿,微微笑了。

就这样,那条路留下了我永远叙述不完的细节。而我的影子便是细节的主题,在经年的冷暖风寒中,常常被异乡的月光拉得长长。有时,那条路就像一条裹得像绳子的红领巾闪耀在我眼帘。多年后,才发现我一直不曾停止奔跑,可我的速度怎么也驱不散那个影子。它被紧紧地系在红领巾的结上。无论时光往哪个方向追,最终我看见我的影子依然停在那条阳光铺就的路上岿然不动。



我问路,那是另一个我吗——比宣纸上抖落的苍白水印更顽固。他是童年里融化不了的心魂,他注定了伴随我的一生之忆。

当我注定不再经过那条路的时候,我已经走出了那片寂寞的丘陵。这一走,便是十八年。我以为我早已忘记了深藏在丘陵里的路,尽管偶有回来,但我不是特意回来,顶多算得上无意路过。每一次路过,村庄都在给我陌生的脸色看,那些五彩的路仿佛眨眼便从父亲烟斗里随风飘散了。我问路,撩人的香烟将那么多路带到了何处?是父亲愁绪的香烟焚化了村庄里的路吗?许多看见或看不见的人或物都在烟尘里慢慢飘散了,唯一无法飘散的便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路。我一直记得在雨夜里同儿时伙伴穿着布鞋走过干干净净的路——紧挨着墙壁的路,拐过两家邻居的屋檐,可以横跨一步抵达表哥家。路上三步或五步的地方堆积着等待冬天的柴火,它们如同柴火的主人,笑容总是温暖迷人。

可如今表哥的家早已废墟一片。连接着表哥家的邻居房屋也只剩下

一匹残墙。野花乱开，蜘蛛网早已编织好未来的遗迹。就连过路的狗也懒得多看一眼这村庄里呈现的残局了。

多年前的表哥从那个雨天出走南方后，就再也下落不明，他除了丢下一个油水大的杀猪匠称呼，还丢下了一沓厚厚的债务。他刚消失时，还有人站在他家门外，诅咒他会被猪的魂喊去见阎王爷，原因是他买了人家的猪，没有及时还钱。且一拖再拖，一年又一年，就拖得不见了人影。时光荏苒，哪知那些诅咒表哥的人，却一个个先表哥一步见了阎王爷。

苍天无眼，村庄无言。

表哥还活着。在他没有退路的南方活着。只是他的出走提前宣告了村庄里有关诚信与亲情的路由此断裂，即使我的回忆充满强大的磁场，也无力将它与亲情的血脉连接。他最终没有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一片废墟也不愿见他回来。不久的一天，我们行将听到他客死他乡的消息。那时，无人替他落泪。他的心魂难归故土，属于他的路早已被天空收容。在母亲看来，苍天是有眼的。只是我从未看见罢了。许多人一定不会相信表哥真的死了，只在眼下的日子里承认此人早就没出现过了。

其实这和死了又有多大区别？表哥的死与一条看不见的路有关。

他堵死了回家的路。

尽管表哥的路不见了踪迹，但我还能看见少数映在路上的影，那是老一辈的劳动者最为美丽的影。自从他们谢幕村庄后，有的路也就随着他们的谢幕而谢幕了。有一些问路者是我后来遇见的，他们是劳动者的后代，听说他们从小镇回来寻找一种叫则耳根的美味草！他们前些年离开村庄住进了双石。

他们的父辈曾经与庄稼朝夕相处，与土地亲密接触，没有路就问天要路，遇到前方是山，就拿自己的命去问山要路，他们与山撞得头破血流，路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从自己开创的路上走到自己的田野中去挖梦和黄金，但后来他们有的发现那条路是横亘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他们开始背叛与反抗。于是有一天，不知是谁站在田埂边大声地吆喝了一声，他们便三五成群放下手中的武器，坐到了麻将桌上渠长城。他们的罢工开始让田



野中的路失去方向,同时失去方向的还有那些东倒西歪的玉米和麦子——它们好比一群没有主张的人,在大风里沉沉浮浮,风最终未能喊醒他们沉睡的灵魂。那样一群人,注定走不出自己的路。如同那一群飞不过喜马拉雅的山鹰狼狈。

现在,我能看见的只有那条通往双石镇的路——它像年老体衰的村民经常打针吃药。路的医药费统统出在村民头上,而村民的病却无路可治。在坐落有观音菩萨的路口,我每次来往看见的只有围着麻将打磨时光的老人和孩子,还有几个胡子拉碴的老单身汉。他们曾经都是我亲密的邻居,只要路过屋檐下招呼一声就可以上桌拿碗吃饭的邻居,如今碰面却都成了陌路人。更多时候,我的来与走没有影响他们搓麻将的表情。

我一边走,一边放眼当年那些盛产稻谷与红苕的包产地,可我目及之处只有枯草、冻土、还有新鲜的坟坝。

再走远一点,看见的是白鹤,妻妾成群的白鹤在乱草丛中飞奔、嬉戏,任人大声吆喝,赶也赶不走。此时,人在动物的眼睛里是那样的无力与孤单。我蹲下身,仔细地看了看近处的白鹤,惊奇地发现了一窝鹤蛋,光滑如珍珠。更让人意外的是,当我走到曾经那条随阳光滋生细节的上学路时,我遇到了一头比小牛更壮的野猪,它虎视眈眈地瞪了我一眼,顿时让人毛骨悚然。我再也无法往前走了,比人更高的野草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怕我会遇见狼。

我问我的路,是谁偷走了我的路?

当年的路,影子也找不见了。但我看见了它被开垦种庄稼的痕迹。那是哪一户人的庄稼,怎么种下就不管了?莫非连收获的季节也忘了?有一

天下午,在前面一块野地头的麦子林里,我竟然看到了一团带血的卫生纸,很艳——它让我想起小时候上学路上常常无原无故流鼻血的经历。那时村人没有用卫生纸的习惯,只



能仰起头，一只手捂住流血的鼻子，一只手扯胡豆叶或艾草叶在掌心揉烂对付止血。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生纸旁边居然藏匿着一只银黄色的兔子，和麦子的背景几乎融为一体。我分不清那是家兔还是野兔？若是家兔，可四野早已无人家。兔子的出现不免让我有些惊喜，我差点像小时候山坡上的庄稼人那样放开喉咙大叫一声“打野兔了！”但我没有，我怕吓着了兔子。我停下脚步，不敢再往前走。我想对兔子传达一个信号，我和它或它的同类一直是很友好的亲人。那只兔子接收到了我的信息，它没有立即隐入麦丛，而是竖起双耳，也停下来看我。我断定这只兔子迷路了，像我一样找不到通往前方更远的路。兔子也在问路。但我无能回答它。我只认为这个时候的兔子是幸福的。田边地头野草茂盛，它们左右逢源，天天都有享用不完的大餐。没有了路的田野，兔子比人更安全。当麦子从青纱帐变成黄纱帐，它们在金色的帐子里自由舞蹈，或呼呼大睡，或结伴同行，或接吻拥抱，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人类寻求的另一个天堂吗？



细问山上人家，才知过去那些庄稼人多数举家去了双石。有的走得更远一些，去了别人的城市。他们把路也一起带走了。

通知当下谁与庄稼的感情最深，当然只有美丽的野兔了。

我又站在了山坡坡上，风继续吹。堰塘里不再有水，坏死的泥泞大张着嘴巴，学堂早已成为一片空地。一群瘦骨嶙峋的麻雀散落其中，它们风中的呻吟，让我想起旧年的学生娃在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发出心慌的声音。抚摸旧年长在岩石里那棵美丽的山楂树，上面曾经刻着的名字已长成斑驳粗大的结，即使亲历者也无法辨认那些遥远的人或物了。不远处的沙地操场全被一片橘子树覆盖、占领，树下的草莓正在绽放白花花的朵朵。

我终于转了个身。

绵延的高速路，怎能消化满目的惆怅？回到几百公里的城以后，腹中一直胀鼓鼓的，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躺在沙发上，梦尚未出发，丘陵里漫山遍野的荒田荒地荒草向我猛地倾斜过来，幽灵一样的风吹拂着芦苇摇来摇去的身影，它们让我的咽喉在这个寂静的春天不敢说一句多余的话，因为我的话语里埋葬不了走失的人烟。庄稼没有人种了，房屋无人住了，野草